

佳文共賞

圖書館提供 107.01.08

值日生——作者：吳敏顯（節錄於散文集〈山海都到面前來〉）

村裡的古公廟，在五十多年前曾經是我的小學。

當時日本人才走掉幾年，鄉下突然間湧進來許多軍隊。他們不說阿姨吾也餓，也不說呷霸鴨沒，盡說些村人聽得似懂非懂，甚至完全不懂的話語。到處流傳，只要房舍較寬敞的寺廟、學校或倉庫，很快會被這些從唐山撤退來的軍隊佔去大半。

古公廟的格局，說大不大，說它小，卻也左右偏殿俱全。能夠逃過軍方徵用，據說和我們先一步把它當做教室有關係。

辨出曾經用橡皮擦過而重寫的痕跡，可所有的字不但一筆一劃寫得工整，更逐字標註注音符號，令大家又驚詫又讚佩。原來，老人家寫起字來，比我們課堂上的任何小朋友，都要用心和專注。

這些應該都是廟公阿公利用我們上課時學來抄來的，只是我們班上並沒有叫林木火的同學，真奇怪，怎麼會冒出個這樣的值日生？於是，有人說，那應該是大王公的姓名，因為大王公天天都守在廟裡不曾出門，最適合當值日生；也有人猜，可能是廟公阿公那個臉上掛著兩條鼻涕的小孫子，那個年紀比我們小個一兩歲的小把戲，有時候會躲在廟公桌子底下，靜悄悄地看著我們這群小哥哥小姐姐上課。

過了好些天，有同學無意間瞥見廟公插在褲腰背後那把竹扇，正端正的寫著這三個字，才知道林木火不是大王公，也不是其他人，他就是廟公阿公。

這個同學跑去向老師告狀，說廟公阿公假裝是我們的值日生。老師說，大家當值日生都沒盡到責任，不但地沒掃乾淨，桌椅沒擺整齊，連黑板都沒擦乾淨，有的值日生沒維持好秩序，還帶頭講話講個不停，幸虧有廟公阿公天天幫我們做好清潔工作，不然大家的教室就會髒得像豬窩，肯定早被王公趕出去。所以，只有廟公阿公才是值日生的模範，我們要感謝廟公阿公。

廟公阿公坐在一邊聽得嘴笑目笑，彷彿戲棚上那位手拿拂塵，快樂地兜著圈子的老神仙。

續下頁

通常在上課時間，大家總是趁老師背著我們寫板書的機會，揪揪旁邊同學的耳朵，拍拍前面同學的肩膀，朝鄰座同學的胳肢窩哈癢，撩撥撩撥女生的頭髮。縱使什麼人都不敢逗弄，也要自得其樂的扮起鬼臉，連幾個女生都會互相咬耳朵講起悄悄話，很少有人安分。木雕的王公不算，大概只有廟公阿公，會盯住老師在黑板上寫什麼。

老人家目不轉睛地朝那黑板瞧著，一個不留心走了神，下巴頰便不自覺地往下掉。張開的嘴巴裡，隱約可以看到鋪滿舌苔的舌頭，在少有牙齒的上下牙齦之間，探呀探地。

要是我們跟著導師朗讀課文，雖然沒聽到廟公阿公跟著唏哩呼嚕地朗讀，卻不難瞧見他的喉結不停地跟著打轉。輪到我們寫作業的時間，廟公阿公往往會戴上他的老花眼鏡，低著頭在那帳本上寫個不停。

這些原先被大家引為怪異的動作和神情，竟然都是廟公阿公偷偷地跟著我們一塊兒讀書，一塊兒當小學生。

小學生喜歡塗鴉，廟公阿公似乎也不例外。他會找來過時的舊月曆，利用空白的背面畫鉛筆素描。不管寫字或畫畫，他每畫幾筆或每寫幾個字，會不自覺地把筆尖塞到舌頭上沾點口水。有同學跟著學樣，才發現如此畫出來的線條和寫出來的字跡，顯得特別濃黑。

老師曾經趁廟公不在的時候，告訴我們說：「廟公阿公非常用功讀書寫字，是模範生，是大家的好榜樣；但是用舌頭舔鉛筆，則是一種不衛生的壞習慣，阿公年紀大，不容易改得過來，大家不要學這樣的動作。」

老廟公寫字的那隻鉛筆，不知道是寫過太多的字，或是從哪兒撿來的一小截，大概不到兩吋長，一個大人的手不容易握住它。他裁了一截細竹枝，套在上面，使整支筆桿的粗細看起來和他的指頭差不多，他卻能運筆自如。

不寫字的時候，往往把這支加工過的特大號鉛筆，夾在自己的耳朵上，像很多工匠夾香菸夾菸嘴那樣。竟然沒有人記得問廟公阿公，那樣夾著鉛筆，耳扇子累不累？

升二年級的時候，學校加蓋了兩間教室，我們便從廟裡搬回學校上課，廟公阿公再不能跟我們一起上課，也不再當班上的值日生了。